

失地記痛



教

宇宙叢書

失地記痛

宇宙風社

書叢宙字
(五)

失地記痛

版權所有

不許翻印

民國廿六年八月初版

每冊三角

編輯
兼
行人

陶

亢

德

發行
所

宇

上海愚園路愚谷邨
宙風

社

印刷
者

中國科學公司

弁言

九一八，我在瀋陽。九一七晚上還睡得好好的，翌晨醒來，却說大好河山已非我有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一變而爲太陽旗了！詩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，九一七那一晚頗有相似之處！

九一八後不多幾天，怕絕糧於瀋，逃回上海。踏上黃浦灘頭那一時所見高漲的民氣——演講，標語，壁畫，使一個從死一般似的失地回來的人不覺悲喜交集，淚如泉湧。然而九一八距今已六年，失地未復而又加添頭——平津也慘遭淪陷了！

我住瀋陽雖兩年不到，而對東北的人民土地有非常的愛好，故

後來雖身在上海而極想知道一點淪陷後的關外狀況，對於紀述失地情形的文章，總儘量在我編輯的刊物上多多登載。一年餘來，有六七萬字，當此第二九一八到臨之時，彙印成集，以示國人，當非絕無意義之舉。所望者全國人民一德一心，唯收復新舊失地是務，不使失地記痛在我手中一集二集三集的編印下去，則萬幸矣。

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四日亢德記於宇宙風社

目次

目

失地記痛·····	聖徒(一)
流淚話東北·····	展覽(四)
僞國通訊·····	孫桂雲(六)
啼笑皆非錄·····	春風(九)
請看今日之瀋陽·····	春風(九)
失地記慘·····	前進(一二)
雙重苦痛的東北留日同胞·····	莫名(一七)
在北平的東北人·····	春風(二七)

次

失地記痛

聖徒

前記

「中國生就的苦命」，中國人生就的能忍苦，小的痛苦固然可以從容不迫的忍受，大的痛苦也極力平心靜氣的來忍受，中國人還最怕事，每個中國人都存著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」的心理。就是有事時，也總希望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」。化事的方法自然以「忍爲高」。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忍小痛以成大謀，何樂不爲！

然而像我這樣素無大謀的庸人，自然談不上忍，我心裏存不得一點苦，有人說這是野人的那股蠻勁兒，我也不加否認，我從不輕易放過一個小小的機會來發

洩我這股蠻勁兒，自然我更候著更大的機會。

生爲命苦的中國人，遲早也得嘗嘗苦滋味，我有機會先嘗，現在無妨來先分給大家嘗嘗，也許大家不以爲苦呢！

突然的變

失 地 記 痛

這一年是多謠年。萬寶山事件發生後，差不多天天都有謠言在瀋陽流傳，今天甲說：東洋人已經提出來若干條，限於某日答覆；明天乙說：王以哲已經奉令，若是東洋人一動手，馬上就打進租界去。

無風不起浪，謠言終於在一個夜裏變成了預言。

我住的是大北邊門外的一個「野雞」學校，宿舍後面就是瀋海路，與鐵軌相距不出十丈。夜裏火車經過一次震醒一次，討厭死人！

這夜裏，未被火車驚醒（車因事變停開）却被一聲沈重的砲聲震醒。接着，

機槍聲就如油燒開了一般的響。我推測一定是北大營的兵和日本兵起了衝突。因為日軍雖常演操，絕沒有這麼利害。我起來不久，院子裏的人已滿了。有的「砲彈」「砲彈」的高叫着。我跑出去，爬上學校後門的門樓上，看砲彈。人聚多了，大家騎在門樓上唱「滿江紅」。那時的心情真不好說，不是害怕，也不是興奮。

校長大人和訓育大人的公館都是在城裏，擔任管理的只賸一個姓張的訓育員，被同學喊醒之後，他還大發威風的要同學鎮靜，命令同學睡覺，誰鬧天亮就開除誰，無奈他的命令已不生效，同學們非常「蠻橫」的樣子，要他出去探聽消息，他老先生沒辦法到辦公室去掛了次電話，掛不通，大家吵得非常兇，都說學校實在太危險，日本兵一來還能夠賸一個嗎！幸經住校的幾位教員極力勸說，才安靜一點。

機槍聲砲聲逐漸加密，大家都像失了魂似的，就連平常愛多嘴的也沈默起

來，各人彷彿有各人的心事。我自己想些什麼呢？我想着死了之後要怎樣，我等死，同時還對許許多多以前應幹而未幹的勾當，表示惋惜。（現在想來，又傻不可言！）

大家愈盼望天亮，天愈不亮。漸漸的，槍聲稀些，有的同學報告大概是北大營起了火。

天漸漸發亮，我馬馬虎虎地洗個臉，牙沒有刷。

一直到七點鐘連一點消息也沒有。槍聲止了，北大營燒得很兇。我吃過了最值得紀念的一頓早飯。早飯後，大家集在院子裏圍着張訓育員叫他想辦法。他仍然一口一個不要緊，要鎮靜。廚房報告午飯的米菜都沒法出去置辦，大家更著了慌，忽然有人敲門，敲得很急，大家亂闖闖地向後院跑，爭先恐後的越牆而逃，把一面土牆都搬倒了。

原來敲門的不是日本兵，是一個來接學生的家長。回到院子裏，大家相顧而

笑，多數的嘴唇兒都嚇青了。有的問那位最鎮靜的張先生爲什麼也逃出去，他紅着臉說：「無事防備有事，沒什麼希奇的！」

虛驚飽嘗之後，大家更慌。從那位來人口裏傳來些可怕的消息；什麼日本兵昨晚在西關殺一夜啦，什麼不久就要到各學校搜查啦。弄得大家不知如何是好。主逃的同學愈多，張先生也有些膽虛，他下令說，誰願意走就走，走出事來他不負責。

令下之後，各宿舍裏螞蟻一樣的紛亂，紛紛化裝逃出。可惜我連一件大褂也沒有，不得已買了件校工的又舊又髒的一件大褂穿。於是趕忙收拾「細軟之物」，塞在一個手提包裏，預備逃。可是噩耗頻頻傳來：火車不開，街上日本兵特別多，行人檢查得非常嚴，東西帶多，他們檢查得不耐煩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用槍刺把你刺死。又有的說，今天夜裏日本人叫一萬高麗人實行「大屠殺」。幾位同鄉會議之後，決定徒步冒險而行，「細軟之物」也不得不放棄了。

同行的是五位同鄉。爲避免嫌疑起見，分兩夥出發，前後相隔十數步。大家都把命運交付上帝，都以爲這是九死一生的嘗試。

從邊門到小北門大街，路上沒碰見一個人。到小北門時，方見來往巡邏的裝甲車，車上滿載武裝日軍。城門已經用障礙物堵上，禁止通行，幾個端槍的日兵把守着，街上行人稀少，時或看見一個兩個打短的或穿破大褂的窮傢伙。城牆上架了許多小鋼砲，滿佈日兵，不過還沒樹起太陽旗。

我們的目的地是遼陽，上遼陽必定出大南邊門。城門關了，我們不得穿城而過，西關又不敢繞，那只好折回來從東關繞了。途中不時接到行人的警告，說東關走不得，離兵工廠老遠放很多步哨，檢查得特別嚴。我們只好不顧一切了，反正命不要了，就是鬼門關也得闖着過。

看看走到大東門，前面忽然發現幾個日本哨兵，在檢查行人。我們知道難關到了，我同一位姓黎的同學是先鋒隊，硬着頭皮，提心吊膽的向兩個日兵刺刀的

中間走去。

「喂！」另一個向我們打個招呼。

我順從的舉起兩隻胳膊，身上前前後後都被摸過，一隻明幌幌的刺刀離我只有一寸遠，我閉住了一口氣，這可說是我有生來最可怕的一剎那，假如……

一個個都像綿羊一樣馴服的被檢查過了，我們一口氣走到渾河沿，總算「一路平安」，大家互相看了一下，幾乎要掉下淚來。

渡河的人太多，多半是因為怕「大屠殺」逃難出來的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幼幼，爭先恐後的往船上擠，孩子的哭聲，大人的打招呼聲，船夫的叫聲，鬧成一片。船滿了，人還往上擠，船時時有被壓翻的危險。紛亂中我們也擠上了船。

過河後，愈法覺得平安了，可是身子已經支持不住，五個人躺在地上休息，一言不發，彷彿是在夢中。

我們今天還有六十里路要趕，可是身子乏，頭昏昏的，肚裏又餓，兩隻腳幾

乎撐不住身子；同時路徑又不熟悉，教我們往那兒走呢！不過看看對岸搶渡未得的逃難者，想想瀋陽城裏等著挨殺的人，我們又不能不自慶爲幸運兒了。

淒慘恐怖的瀋陽

大約在十二月底，我再冒次大險，到瀋陽去一趟，這當兒，我們的世界已成了恐怖世界，到處兵匪，到處飢荒，到處發生「大屠殺」。

此番冒險目的有二：第一，想回母校找找我丟下的「細軟之物」；第二，想順便把剛交上的八十五元費用找回。人大概是捨命不捨財的多，我何能例外。

從遼陽上北行車的人雖不少，「我們的人」大概只有兩三個，餘皆「友軍」「友民」。我猜想北滿戰事方酣，「友軍」大概是開到北滿去的。我小心翼翼地身子放在長橈的一角，我的前後左右都是「友軍」，我只好裝傻，或是閉上眼睛裝瞌睡，而不敢真睡。衣袋裏帶來一本預備在車上看的書，也無勇氣拿出來看。

「友軍」興高采烈的暢談着，不時用眼睛溜溜我，看我笑，大概我已經被當爲談笑的材料，真令我亡國之民，哭笑不得！我臉上不但不敢表示一點怒容，還得勉強裝作和顏悅色，以表示我也是個順民，俗語說得好：「光棍不吃眼前虧」，這年頭打算活就不能不學光棍。

我的視線轉向窗外，太陽剛剛出來，一片無邊無際的大地，白亮亮的覆着積雪，我呆呆地看看！暗暗地在心口裏歎氣，大好河山，而今已成胡兒天下！

車過渾河後，遠遠可見一片洋樓，太陽旗高揚空中，馮庸大學已經成了日本兵營！此時同車的「友軍」，多半已入夢鄉，我稍稍舒服了些，遠望煙霧中一片房舍，知瀋陽至矣。

無精打采的下了車，站台上擠滿了「友邦」軍民歡呼震天。原來這一系列除了前幾掛載的是「友軍」和幾個亡國奴外，其餘的都是新從國裏到「樂園」來享樂的「友民」，有的搖手巾，有的扔起帽子，有的把空酒瓶子也扔起來，我借光

兒也受了歡迎，不過這歡迎歡得我心裏非常難過。

我蹣跚地走出了站台，後面歌聲乍起，聲動天地，這正是：「幾人歡樂幾人愁」。那一天時來運轉，咱們也樂上一樂！

上了大鼻子汽車，（俄人所辦公共汽車）一直來到小西門，沿途景象淒涼，商店多半關着門，路上車馬稀少，行人可數。心裏一陣難過，不覺落下幾行淚來。

下車後頭一眼就注意到小西門上掛的「滿洲樂園」四個大字，城牆上滿貼着「市長土肥原」和「關東軍司令本莊繁」的安民佈告，我沒開心來細看。在「西門臉」一帶繞個灣兒。這一帶地方事變前很熱鬧，現在也變得非常蕭條，新添了些舊衣攤和舊書攤，不過看樣子顧客異常稀少。我打聽打聽價錢，新花緞被只買一塊錢一床，舊書用麻袋裝，花一塊錢就可買一袋。貨攤之外還添了一夥一夥押黑紅寶的，押呀押呀的高叫着。押寶的看來多半是他們夥計，外人上套的大概不

多。最奇的是，大一點的商店門外添了「棍子隊」，是各商店的店員組成的自衛團，拿着木棍在自己門外來往巡邏。「樂園」裏這類的昇平氣象我真不忍多看，趕緊跳上一乘人力車，要他拉我到北邊門外的母校去。

從小北門到北邊門這條路是最熟悉的。坐在車上，真有點不相信世界已經變了。車夫一邊跑一邊很興奮的告訴我一些怕人的消息：他說「土匪」正打算攻城，城裏緊的不得了，糧價飛漲，大多數人沒飯吃，被服廠和糧秣廠都被窮人分了，分時還擠死許多孩子，米店簡直不敢開門，買米不給錢的人太多，時時有被分的危險。下午四點鐘街上就斷了行人，夜裏槍聲澈夜不斷。他說我來晚一點，若早幾天來還可以看見城牆上掛的血淋淋的人頭呢！

我愈聽愈覺得害怕，後悔不該又到這個人間地獄來。我叫車夫不要多講了，快點拉，他加快了些，可是嘴裏還是滔滔不絕的亂講，不管我聽與不聽。

母校也變了，不但門外的「招牌」失蹤，連牆上塗的標語也都胡亂的用墨水